

微伤

夏朗

莫剪柔柯

原来

魂牵梦绕

药王

京城走单骑

高乐高

独自等待

我们都是好孩子

晴·雨

看门人的眼睛

本故事纯属虚构

T4

著名遗言

冷落清秋节

岁月的过客

情人节未命名

烙



去·年

19个与青春无关的 文学纪事

北师大二附中0九届文科实验班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年

19个与青春无关的 文学纪事

北师大二附中O九届文科实验班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年: 19个与青春无关的文学纪事/北师大二附中O九届文科实验班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303-10661-5

I. ①去… II. ①北…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291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0.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策划编辑: 马佩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马佩林
美术编辑: 褚苑苑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江南烟雨

微伤——夏花秋藏	郑文博 (3)
夏朗	郭丹若 (19)
莫剪柔柯	闫凌波 (37)

莫言乡土

原来	孔彦虹 (67)
魂牵梦绕	李皖蒙 (77)
药王	刘业帆 (96)
京城走单骑——十七岁 自行车 北京	王晓也 (103)

莫言无冠

高乐高	田育杰 (135)
独自等待	王 萌 (148)
我们都是好孩子	孙佳杉 (167)
晴·雨	范雪琳 (181)

云外颀然

看门人的眼睛	赵刁空如 (199)
--------------	------------

本故事纯属虚构	张 婧 (203)
T4	刘悦凯 (222)
著名遗言	赖 可 (236)

爱成往事

冷落清秋节	张凤娇 (261)
岁月的过客——他和她的故事	张一凡 (277)
情人节未命名	田 晴 (287)
烙	徐晴萌 (299)

江南 烟雨

徽伤

——夏花秋藏

郑文博

燥热的夏天是百花开放的时候，远胜过春天的胜景，大朵大朵的鲜花争奇斗艳地浓烈开放，淋漓地绽放着它们的青春。西湖畔和暖的夏风吹拂着我的面庞，令人迷醉，黄山似幻似真的茫茫云海，徽州古村桃花源般的诗意田园。整个夏天好像没有尽头，欢声笑语，花落花开，使我忘记了夏天之后还有那自古肃杀的秋天。鲁迅先生有《朝花夕拾》，早上的花傍晚拣起来，这还有可能，若是夏天的花，秋天才想收藏起来，大概是只能靠想象和回忆了。那就从那次出发谈起吧，但愿我能写出细密而真实的生活质地。

懵懂的我们现在在一起，将来有可能在一起，但我相信无论何时，哪怕是到了垂垂暮年，夕阳西斜，彼此相顾仍不会忘记这次旅行，这次在青春路上的忧伤祭祀。

在偌大的带有苏联粗糙厚重风格的候车室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神情各异，沉默的，谈笑的，慵懒的，激动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同学们三两成群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不像在学校时大家都穿得很随便，我和景翊看着行李闲聊着面前电视里似乎熟悉的艺人和同学们新鲜的装束，等着时间淡淡地如细沙般流过。“T32次列车开始检票，请旅客朋友们做好准备”，广播里悠长的声音回荡在拥塞的大厅里。一颗石子落入了一潭池水，人群固有的平静被扰动了。

“走了，走了，该检票了。”景翊拍了拍我的肩。

我们拖着拉杆箱缓慢地涌向检票口。尽管等了很长时间，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旅行未开始时的快乐。依我看来，其实很多快乐都不是在结果中，也不是在过程中，而是在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中体会到的。但或许这种美好总是太过短暂，像一缕轻烟带着一丝惨淡的无奈。

我常常有幻觉，常常隐约感到未来的事情在过去或是在过去的梦中曾经发生过，而且多是忧伤的，忧伤而没有理由，正像莎翁所说的，“我的忧伤在于我并不知道自已为什么如此忧伤”。

拉杆箱滑轮轻轻摩擦的声音，奔波匆匆的我们，和隆隆远去的火车，交织成一种离去的情绪，离去总是伤感的，有一种悲情的特质。我的幻觉是，或许两年之后，仍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衣着光鲜的我们在这里盛大地离开，奔向另一个远方，奔向各自不同的未来。

长啸的列车缓慢而平滑地驶出了北京站，眼前的景色开始快速移动，然后在风中像浓郁而燥热的巧克力消融成了一片。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震动，真正的旅行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什么会发生，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毕竟我写得只是细密而自然的生活质地。

我和大部分男生分在一起，有文熙、景翊、景行、盛志、世骏，我在下铺。钱钟书老先生说过：“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就跟他去旅游。”旅游，着实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人，看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家把大包小包都放好了，便把可吃可喝的东西堆在桌上，直到放不下为止，喝着饮料，吃着薯片，在卧铺车厢这个局促的环境里天南地北一顿狂侃。男生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体育、汽车、足球，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时政和文学，我们是爱聊文科生嘛。

“这都开了半天了为何还不出北京城呢？”

“北京四九城可大了去了！大环套中环，中环套小环，一环套一环呈放射状分布。”我和景翊一问一答。

“这种城市规划的确堪称世界城市规划的‘典范’，震古烁今，新

中国成立时北京根本就没有进行规划，人口多的实在待不下了，便套一环，再多了又套一环。世界上哪个城市都可以随便设计，只要不是设计成北京这样子就行。”我调侃道。

“北京常年的交通拥堵与城市街道的设计有巨大的关系！这个问题令我深表担忧啊，”景翊捋了捋还没有的胡子故作深沉道，“要是当年听了梁思成先生的话也不致如此。”

“是呀！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先生提出了‘梁陈计划’，建议把政府办公区域兴建在公主坟以西，保留老城另建新城，老城并不拆毁，城墙之上多植草木建成环城公园。结果中央没有采纳这一近乎完美的建议，北京城开始拆掉城墙，推倒城门，不少中央机关搬进王府。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使六朝古都失掉了它的神韵，痛哉，痛哉！”景行道。景行对北京城充满了热爱，出来旅游还带着关于北京城的书《城记》，前几个还到书店里找陈丹青的《退步集续集》——他对陈丹青的观点颇为赞赏。

“老城要是能保留到今日，好好规划新城，首都岂能沦为‘首堵’，六朝古都也不能成了这般模样，古今人同此一叹呀！”我有感而发。

“行了，你俩别聊北京了。”文熙拿着手中的《旅游指南》说：“听说江南多佳丽，这次得好好看看。”

“不错，此次江南幸游，遍游徽杭，人道自古美女多出于苏杭，这次可要一探究竟。”景翊喝了口可乐，附和道。

“这话其实也不尽然，宋玉的《登徒好色者赋》中说‘天下佳丽，莫若楚国’，但荆楚到苏杭还是有距离的。”

“依我看倒是宋玉浅陋了，‘天下佳丽，莫若楚国’实是偏颇，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郑卫之女，不充后宫’，想必美女还是多在中原腹地。”景翊持不同意见。

“兄台颇精此道呀，自愧不如。”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沉默看书的景行突然说话了。一语点醒梦中人。

窈窕佳丽按照遗传学的角度哪里都有，苏杭固是美女之乡，南京

也有秦淮八艳，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之辈，吴越也有西施、郑旦之流，开封还有李师师，陕西关中还有杨贵妃，新疆回部还有香妃呢！

我们又胡侃一阵便都懒懒的了。沉默的景行依旧半躺在床上看着书；热爱足球的盛志总是认为床太高而不敢上去，众人将他费力地托上去之后，他便又不敢随便下来了；塞着耳机的世骏听着 Jay 的歌翻看着一本不知名的书；我，文熙，景翊，也寂然了，凝望着窗外那一抹闪动润泽的绿色。

一切都在正常的发生，直到她的出现。惊鸿一瞥，那突然出现的——一袭美丽的倩影宛若一擎亭亭玉立的莲花——我最近总是想躲着她，可总是躲不开，这个“跳来跳去的女孩”。这本是一个悲伤而无奈的现实，不想看见她，却总是看到她。她叫秋爽。

秋爽又来了，爱玩的天性、天使般的笑容、对于美丽的偏执追求是她不变的特点。她带着几个女伴来到我们包厢要打牌，反正我不打于是蜷缩在角落里，一会儿便偷偷溜开了，跑到另一个车厢。只是那里也无甚意思，只好跟男生打牌吧。

车外下着淅沥的小雨，从窗子里看去烟水朦胧，虚无缥缈，是可感知却不能触碰的，可望而不可即，火车和我们穿梭其间看不见方向也看不见未来。

在车上打牌，聊天，聊天，打牌……时间好像永远也花不完。景行手里的书已经看了过半了；世骏 MP3 里的歌听过好几遍了；盛志已放弃了第二本汽车杂志；我和景翊无聊地在两节车厢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景翊拿着 DV 寻找可记录的生活素材，当然他对女生的生活素材格外感兴趣；负总责的文熙到每个包厢问寒问暖把大家照顾周全，“打牌不要打太晚，明天还有安排……”“晚上声音小点，有人还要睡觉。”文熙真是人民的好干部。

火车略微起伏地在铁路上前行，窗外是无尽而苍茫的黑色和平坦如巨大毯子的大平原，零星点缀着微弱的晕黄的光，在眼前一闪而过，天上隐约若有星光。我爱夜，爱夜的清冷一扫午后的难耐燥热，爱夜的岑寂洗去白天的烦躁和浮华，爱夜的隐匿包容万物给人们黑暗

的庇护。

车到济南了，黑魆魆的，大明湖和趵突泉自是无缘相见。

车到蚌埠了，我和游子景翊、文熙披上件衣服下车在蚌埠车站蹦了蹦，跳了跳。“蚌埠，蚌埠，不蹦一蹦怎能行呢？”我说着应地名的雅趣。蹦完之后彼此相顾哈哈大笑。

月亮静静的挂在天上，我们的升级还在“2”上徘徊，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冲过2这个瓶颈，否则就不睡了。“说起来‘2’的确是一个瓶颈，历史上多少事都是在‘2’时折腰的？”“秦朝，隋朝，中国为数不多的两个大一统王朝都是二世而夭。明朝也是二世而有靖难，王朝差点儿就毁在这叔侄手里。”“别废话了，该你出牌了，别又当‘相公’！”“好好，我出牌。”“你又出错了，调主呢！”……

说好彻夜玩牌，可到了十二点便都撑不住了。景翊拿手直揉眼睛，“关一盏灯吧！黑着好玩。”可是灯一关，在黑暗中大家困意剧增，“再关一灯吧！太刺眼了。”文熙提议，又玩了一会儿，终于撑不住了，“把灯全熄了，睡觉！”最终达成一致。

火车在黑暗里穿行了一夜，我睡觉颇轻稍有动静便难以入睡，所以竟是彻夜未眠。早上起来洗漱完，又过去了大约两个时辰，才到了黄山。

夜宿屯溪。

第一天旅途劳顿并没安排游览，参加了开营仪式，听了一个冗长的徽学讲座，我坐在椅子上神情木然，目光游离，其实有可能不是讲座不如人意而是我心情不好。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怜世事无常……佛家言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前“四苦”是肉体之苦，后“三苦”是内心之苦，依我看来后“三苦”远比前“四苦”的程度深得多，心灵的伤痛比肉体上的伤口更持久更深刻，我爱的人不爱我，我想得到的东西却得不到，伤在暗处看似无痕却不易愈合。

我和景翊、景行住一屋，极好的组合。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挚友吧。景翊，乐观幽默而落拓不羁的一个像风一样的男子，春风拂面，夏风浓烈，秋风萧瑟，冬风深沉，乘心游物，少修边幅。景行则是迥

然不同，雅趣高致，宁静致远，似有世外高士之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然生活上却平易近人，细心俭朴。高中得遇两位仁兄志趣相投，幸甚，幸甚。“五一”时就一起同游承德避暑山庄，亦是同住一屋，景行细心，饭卡房卡多委托他全权照管，我们戏称为总管大人。

文熙、盛志、世骏同住一屋。

“盛志，听说你网名叫孤独享受？”

“曾经。”

“晓叶，难道你是孤独家的人，你的刀是冷的，你的手是冷的，你的心是冷的，你跟孤独求败是什么关系？孔雀翎在哪儿？”

“文熙，你呀，住冰箱里吧！武侠小说看多了吧。我现在不叫孤独享受，叫‘六月开’。”文熙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口京片子，皇城根儿底下大爷气十足，当然心地十分善良。

甚为雅致……子曾经曰过，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春打六九头。六月，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在六月的田野上总能看见一种崇高而伟大的花朵。

“雪莲花？”

“不，”晓叶说，“狗尾巴花。”

“你去死……”

当夜无话。

我用棉花搓成耳塞堵在耳朵里，总算睡了个好觉。早上起来发现寝室在黑暗中一片狼藉。猛然发现景翊的床上没有人，然后看见他仰面朝天地躺在地，头很不自然地倒向一边。不要害怕，他只是安睡的姿势与常人不同。旅店的 morning call 打破了宁静。今天要去游览古村落，呈坎，唐模。别看景翊平时放荡不羁，凡是公共活动有女生参加，他必是盛装出席。“洗澡！”景翊一天要洗三次澡。“好，你洗完我洗。然后景行洗。”这个顺序是不变的。洗完，景翊拉出旅行箱拿出十件衬衣，我拉出旅行箱拿出八件衬衣，景行拉出旅行箱拿出一件衬衣。

“难道你只带了一件衬衣？”

“不，”景行道，“只是我一次只穿一件衬衣罢了。”

景翊拿出资生堂防晒霜抹脸，我拿出丁家宜防晒霜，景行却拿出一个绿色的小瓶子抹脚。

“难道脚也用防晒？”我惊问。“不，”景行道，“只是昨晚被蚊子蜇了，这是风油精。”

“真名士乃自风流”，的确是与众不同。

收拾停当，用完早饭，开赴呈坎。

天上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给这次旅行蒙上了一层润泽的诗意。雨水打在车窗上，一股清流潜潜而下，景色也变得迷离起来。到了村口看见几位穿竹蓑戴竹笠的村民在打扫入村的小径，我们也撑着伞下了车。

村口有个小湖，湖上有座小石桥，轻快的雨水点点滴滴落在湖面上，激起朵朵涟漪。

呈坎地名取八卦中的坎卦，整个村子的布局也因循八卦原理，阴阳五行，生生相克。全村九十九道巷子，阡陌交通，错综复杂。我们跟着导游参观了一些徽派典型的民居、祠堂，并听了讲解。

打着油纸伞徜徉在雨中的宁静的小巷，隐约看见了戴望舒的雨巷和那淡淡的丁香。脚下青石微滑，身旁粉墙灰瓦，凉凉的空气中飘来缕缕炊烟，今生得此，夫复何求？一时间我竟想着将来人到暮年不如终老于此，正合“青山是处可埋骨”的意境。

缠绵的雨下有五颜六色的伞，整个村子里除了我们似乎没有其他游人。随雨而来的清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逼仄小巷的石板路旁，小水渠流淌着清清的雨水。我在秋爽的身后轻轻地跟着她，偷偷地望着她，不愿让她离开我的视线。但我不想去描绘她，我拙劣的笔不能描绘她恬美淡雅的容颜和清新宜人的气质。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轻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定也是在这江南胜景中迷醉了，人在画中走，画在眼前流，蓝蓝的天，青青的草，一派田园牧歌。如此之风物无怪徽州人杰地灵了。民居内部古雅而端庄，木质结构的略有些黑暗的宽敞厅堂，通透而精巧的天井，精致温婉的木雕。在屋中有位一针一线补鞋的老奶奶，她满头的银发，脸上已留下了岁月的纹理，手上也布满

了老茧，她并没有注意我们的到来。我很想跟她聊一聊，却不想打破这幅恬淡的乡村风情图。她的身上应当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人生的起伏、古村的变迁。她看起来应当有八十岁了，精神却很矍铄，说不定在她十七八岁时是一位小家碧玉的江南美女呢。

豆蔻年华、红颜易老、韶华终去、美人迟暮，再看看我们这群少男少女总会也有这一天，算了，没必要去想。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理想远大、满怀抱负，我们珍惜友情、向往爱情，我们愿用自己的一切来践行我们的灿烂青春。

午后又来到了唐模古村，村口有一些老石牌坊，一头憨憨的水牛悠然横卧在小路上，还有一个孝子为母亲仿西湖修的园子叫做檀干园，取自《诗经·伐檀》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进村后，坐在桥上的茶馆中，听着地道的弋阳腔，品着新采的黄山毛峰，看着桥下的流水和溪边的街市，呼吸着微润的空气，自觉神清气爽，两腋生风。村中有一老树，树后有前人墨迹，名为《诒老树》，颇有深意，节录于下：

“老树千年无一语衣冠变黄土，人世悲欢喜怒变态千万端，老树旁观总无语。吁嗟！”

细细品味隐约有一丝佛箴的味道，在苦涩和叹息背后留给人无限的遐想。淅沥细雨从来就没有停止，我们五彩的花伞像雨中明艳的莲花盛开在黑白的古村。偶然来到一户农家的后院，满地的黄叶被晶莹雨水所覆盖，院中的老树上挂着几颗未熟的青梅，树旁的窝里有两只小猫，一只只是白猫，另一只也是白猫。家里养猫的盛志，抱着猫爱不释手，喜爱小动物的同学怜惜地看着可爱的小猫，忍不住玩闹一番。

之后，我们乘车而返。我的心中似乎有一种淡淡的情绪，一种莫名的难以名状的感怀，感怀美丽不能长久，或许是美丽景色总缭绕着一丝忧伤气质吧。

入夜了，宾馆开始慢慢热闹起来。景行是要和盛志一起看球的，景翊嘛，似乎刚刚开始一场美妙的爱恋，现在大概是和心上人一起逛街呢。偌大的屋子竟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不甘寂寞的人，于是找大

家来打牌。有老好人文熙，大小姐秋涵、秋雪，当然还有秋爽。虽然我牌技不高，兴致却是很高。

打牌也分跟谁打，要是只和文熙、景翊他们打就没劲了。只跟女生玩又不好意思，自己技术差还瞎掺和。我本是一随便的人，可是和女生在一起就显得拘谨。文熙是好好先生又喜欢打牌，于是来陪我，他就是典型的一北京皇城根儿底下的大老爷们儿，对谁都是一视同仁，平日在班里嘻嘻哈哈但对同学委派的任务却是任劳任怨。班长嘛，总要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还要接受人民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批评和打击，当然大家都是善意的。

“又想什么呢，快出牌！”秋爽催促道。“没整完呢，我坐庄，你急什么？”秋爽是很爱玩的，玩什么都要过来凑热闹，升级就是在火车上刚学会的，规矩还不全明白就到处找人去打，赢了就高兴得很，能唠叨一路：“我聪明吧？打到七了！”我说：“果然冰雪聪明，这智力岂是我等可以企及的。”实在太假了，可这种话她听了都高兴。

我们挑灯夜战。夜里十二点半老师查房，我们就带着自己的牌回屋，老师一走又回来。与老师做斗争其乐无穷。去年团校组织校外学习时，我们男生女生一直打牌，直到凌晨三点半。

最近看不到景翊，大概是中了丘比特之箭，情不能自己了。景翊办事向来是很谨慎的，在徽州之前没有一点儿风声，这次出来青山秀水、桃红柳绿，一片莺飞草长，恰是恋爱的好时节，行为上不免放松。阳春有脚，三五同行，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只道江南好，夕阳西斜，酒足饭饱携手佳人，灯火阑珊愿风月无边。此情此景令人钦慕不已。十二点半景翊回来，脸上却隐隐似有不快，当夜无话。

黄山记游

徐霞客曰：“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风景胜地自不必说，只是上山者甚众，看景者多识景者少，何况景色多湮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了，想找通幽曲径无奈得跟着班级的大队伍。但黄山毕竟是黄山，所到之处郁郁葱葱、虬枝横生、古木参天，步履之间清泉

暗流，自有山色清幽，偶有瀑布从山间一泻而下。路上鸟鸣深涧，草露微光，与三两好友谈天说地，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心情大为舒畅。人字瀑观畅水，光明顶啸吟风，缆车中俯瞰雾蒙山色，气蒸云梦，小径上趣赏怪石嶙峋，惟妙惟肖。

下了缆车，向山谷中遥望，云雾迷离，山气微凉，想那终是高唐云散，泪洒湘江。思忖间，竟看见对面的缆车中有两个熟悉的身影，景翊轻拥着秋涵的肩头，见快到了便放开了。我心头一震，喟叹何年何月我才能轻拥所爱之人同游神州河山。唉！少年伤春，心中不禁怅然。

复行百步，见两树，缠绵缱绻，枝丫交错，树干相依，秋爽在近旁问：“这树像什么呀？”“难舍难分缠缠绵绵，大概是连理树吧。”我随意答道。秋爽笑道：“是吗？你又蒙我吧！”“出家人不打诳语，施主不信，便请下山去吧。”我双手合十道。导游走到树旁说：“这叫连理树或者叫兄弟树，因为两棵树的枝干与枝干紧紧相连，唇齿相依……”秋爽闪着大眼睛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之前确实不知道，看形状瞎猜的。”“你怎么不猜兄弟树，偏猜连理树呢？”“哦，我心术不正呗！”我调侃，她嘻嘻一笑，轻捷地闪开了。

我们继续在黄山上行走，行走高耸挺拔的黄山松下，行走在被千万人摩挲过的青石板上，行走在钟灵毓秀的山水之间。同样的山水却给了徽州人不一样的人生境遇：“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徽州的一句民谣，多山的地形缺少平旷而适宜耕种的土地，贫瘠的大山不能养活众多的人口，少小离家外出经商成了必然的选择。逼仄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徽州人顽强的生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州商人走出了大山，走到了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十几岁的少年刚刚成家便走出了家乡，抛下了年轻的妻子走向了未知的远方，这一走便走出了无数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这一走也走出了村口一座座冰冷的贞节牌坊，这一走便走出了隆盛百年“无徽不成镇”的天下第一商帮——徽商。

我们拄着在屯溪老街买的拐杖吃力地爬着，走过一个山峰又是一道山坳，我和景翊约定等到我们到黄山之巅一起把拐杖扔下山聊为纪念。“好，前面就是始信峰，昔华山有韩退之投书处，今黄山有始信